

兩
浙
名
賢
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八目次

清正

明四

吏部尚書聞靜中淵

臨江府知府徐子淳顥

副都御史孫道甫繼魯

右副都御史石兼伯簡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峻伯維嶽

父麟叔龍弟維京附

右副都御史葉景暘照

巡撫陶景熙大順

子允淳從
子允宜附

應天府通判呂伯時言

太僕寺丞張有功遜業

貴州參政陳中孚良謨

順天尹查性甫秉彝

子志
宏附

刑科都給事周孟登崑

四川左參議韋希尹商臣

江西參政陶長卿大年

尚寶寺丞陳石卿鯨

廣平府知府翁輔卿相

翰林侍讀學士諸大綬

鶴慶知府沈子輕南金

贛縣訓導龔希文象

弟驥附

貴州按察使劉元白玠

子附

山東巡按御史葉叔明經

雲南副使姚臺賢良弼

萊州府知府錢大行同文

廣西布政許子春應元

汝寧府知府賈名儒

四川副使孫右文校

工部員外呂宗文穆

伯子澤
祖附

太僕少卿周允直如砥

湖廣副使徐鳴川鵠

孫繼
美附

吏部侍郎姚繼文弘謨

開封府知府許堪

刑部主事郁文芳蘭

刑部尚書孫斯立植

廣西副使趙子衡

伊子邦秩附

按察副使陳彥材

楠

山西參議徐仲孚炳

吏部尚書嚴直甫清

刑部主事俞一清乾

按察使馮晉叔覲

子有翼孫貢附

兵科給事許貫之道卿

臨江府通判陸子任齋

河南副使沈子進科

江西布政使秦鳴和飭

貴州按察使郭可忠孝

吏部尚書陳登之有年

泉州知州尤元明蒞

子弘達附

少詹黃懋忠洪憲

父琮子承玄附

錦衣項子南元津

通政司參議朱洪虞廷益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陳 梁則梁氏閱

清正

明四共六十四人

吏部尚書聞諱中淵

聞淵字靜中鄞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淵刑部廣東司會部中失囚淵與同舍郎當坐瑾倒陰急淵使人語之曰淵來

清正

卷之三十八

光華堂

吾且爲之地。淵謝曰：「罪在我，何敢抵？」權憲撓天子。卽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謁瑾，淵委蛇自若。瑾曰：「聞郎貌似夫子。」臨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淵於是朝士聞之，皆稱聞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睡牕廷中，詞不服。淵掭筆具獄數曰：「瑾僞造符璽，私蓄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寒，遂伏誅。改吏部員外郎，轉考功郎中。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開說無不從。貪吏某某賂寧，幸得免。太宰計未決，乃私語淵：「二豪得寧，寧能得？」上卽議斥。上不從，奈何？淵對曰：「三載黜陟，

官守之謂何。卽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淵益以謗謗聞。尋轉選部。益有聲。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嘉靖初。永嘉張聰。安仁桂。萼。並以南都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淵獨以爲然。永嘉召。及張桂被召入京。詣應天。請舟往。淵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游乎。張桂自此銜淵。尋改順天府府尹。勲貴諸豪舉。皆歛手。千里稱平。晉太常寺卿。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後皆有寒

外功稱名將，召拜刑部右侍郎。歷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獄訟故繁，淵勤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子以爲請，淵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爲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疲耳。」淵始以尚書就道，永嘉囑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徃，願爲我勒石樹後堂。」淵不答。其後僚屬遞至，皆爲永嘉致叮嚀。淵徐答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此銜淵，九廟災，自陳不職，張擬旨策免淵。上不從，改南京吏部尚書。

後入爲刑部尚書刑部諸曹郎鮮事事率以優游相高
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
折節勤事淵以躬行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進
吏部尚書蘇正已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
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淵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
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
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
語也淵無讓三君子云淵節儉出於天性卽退食尚書
署十年着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

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產未幾
卒有司以聞世廟輒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祭葬
錄營部議悉從優制曰可

臨江府知府徐子淳頴

徐頴字子淳錢塘人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年
會試中式明年辛巳爲世宗初策士賜進士出身授
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訟獄號繁劇
難治頴旣明察強力有執守日孜孜寃心法家言踰年
大間習所書獄詞老吏不如也由是練達刑名之譽奕

奕播留都間而顧耻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程
明道朱晦菴之爲人顥素倜儻不羈高論時出人意表
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容如也未幾進員外
郎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則靜修於中無何以外艱
去服闋仍原官當是時蘭谿唐某爲少宰延訪天下士
士多推轂顥者少宰就見顥驟問責難於君何以謂之
難顥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
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奚其難少宰悅以顥可

任大用薦爲北禮部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皇上方
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虛日顥咸爲草創其
儀無遺謬者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顥爲建自
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
此顥克厲守高公卿以下干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
行己志專心上報而已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內出爲臨
江守躬勤庶政常夙興以矯游惰擿奸發伏如神明民
莫敢欺達官貴人取道臨江者泊舟去府治且三十里
顥雅意不游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請託輒拒之日

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強之家抵禁漏絕以盜不少貸治郡幾五年不遷考績行過家居兩月一疾卒年四十有二顎少時善飲酒父嘗戒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觴猶以未奉父命爲辭人以比之陶侃爲難能云

副都御史孫道甫繼魯

孫繼魯字道甫其先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衛遂家焉南中孫氏自賢始賢生璽璽生三子祥瑜禧禧生數子魯其一也已卯舉於鄉登癸未姚洙榜進士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助教

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郎中，擢守衛輝會歲蝗異巣，竭誠禱於天，蝗害除而大雨隨應，民以爲神。嘗路得魯，謂知淮安，淮安亦遭旱，魯亦竭誠禱於天，大雨亦隨應。如衛輝歲仍大熟，士民每晨夕焚香戶祝之。士曰：我歸民曰：我父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魯抗阻之，遂構疏於朝，逮詔獄，時執政者力諉解，得無事，魯出弗謝，然而所遭非霍誚也。茅禍本矣，遂調知貴之叅平黎苗境也。魯宜猷敷德不鄙夷之，而苗亦格心，擢湖廣提學副使陞山西左叅政，分守薊南營藩欽成。

率陞山東按察使。士民擁馬首不得去。而宗藩百餘人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屨。無囊金。衆愕曰我高皇帝御宇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乃相率載酒。迫於郊至晉持法益堅。凡王府儕暴弗靖悉置之法。弗少貸。兩臺交薦。乃擢陝西右布政使。晉提督雁門等處。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安攘大計以心永肩。而文經武緯譽重於一時。會有西陲之役。持論與總督不合。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御史楊爵在獄中。無措具。以破碗割壁。倡和百餘詩。名破碗集。知魯者以

百口保之。山西有宗藩抗疏救辯郎前解髮肆換者也。
魯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付之一編而執政畔之不已。
竟疽發於背卒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還葬先塋之。
次隆慶改元言官請曰原任山西巡撫副都御史孫繼
魯特死非辜深爲可憫乞賜褒錄制曰可其贈孫繼魯
兵部左侍郎謚清愍。蔭一子入監讀書給銀三百兩。勅
有司董祠祭嗟夫魯之清聲直節至是在天下萬世矣。

右副都御史石廉伯簡

石簡字廉伯台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

餘于縣知縣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考績之京不謫見權要權要銜之僅轉刑部陝西司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郎出知廣東高州府高州富饒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民戴之如父母以才調直隸安慶府歸途遇盜發其囊橐如洗盜噴噴去安慶地當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苦之爲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兩刊爲令迄今不廢陞雲南兵備副使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赫然時五溪諸蠻四出刦掠攻勦弗克撫按以簡威望素著檄委招撫簡

单騎而往。諭以禍福。悉倒戈降。無何。以病乞身歸。久之。以薦補山東左布政使。晉雲南巡撫都御史。而淡簡平生忠信剛介。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貞志不同。故蒞職精明。政績炳炳。所得俸餘。悉周親族。囊無餘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具棺殮。蓋入官三十年。而以貧終。身如篋者。不易見也。

右僉都御史吳峻伯維嶽

父麟叔龍弟維京附

吳維嶽。字峻伯。孝豐人。父麟。與弟龍同舉嘉靖丙戌榜進士。並官藩臬。有聲。維嶽之始降也。麟夢舍後山高出

雲表岩立，因以命名。丁酉鄉薦第五，明年成進士。除江陰縣知縣，三載應召，得刑部尚書郎，會虜大入，收兵部尚書，坐吏議輕，連坐議者獄。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發耳。不報。然廷中獨多吳郎，慮囚江西，得從末減者萬五百人。仇者侵徐，滾母家滾殺之。獄官曰：滾以母故殺人，且侵冢在辟，滾得免。劉福德讓里，媼子不孝，里媼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媼子，獄當曰：誅。不孝奈何與？不孝子等死邪？從輕議，釋之。尋轉駕部，歷員外郎。陞按察司副使，督學山東，獄下車，撫功令惟謹。

徵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定約法勒石學令宣言曰建首
善請自三氏始其世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
左右文行無不當於人心五年進湖廣布政右參議尋
陞江西按察使已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
州半雜夷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護游校偵
察之嚴踐更懲賞格凡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
若干人保界分區界內有犯者坐夷長諸夷無敢竊發
道乃通於是獄部署諸夷輒不法者相次就擒境內底
定會以人言改南去獄彊直方正不取苟容其初令江

陰邑舒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下
御史方請訖諸縣官是甚嶽獨倡言曰天子置縣官
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奈何曲曉而亟橋門御史曰
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嚴分宜嘗屬獄序鈐山詩獄因
辨謝留山東不調客以行闇說獄謝曰僕待罪儒宗終
不以善士而聞相因卒以直道不容歸田里時季弟進
京亦自禮部移官獄語曰吾結髮入官齒駸駸矣自
今惟日討諸子而訓忠孝力耕稼供田租此吾事也季
齒壯其母忘先業以報國家未幾疾作召季與諸子談

無私言。忽張目曰。鄉人某子甲。往借朱衣。母既歎。乃許。

右副都御史葉景暘照

葉照字景暘。宋葉水心之後。年十八。領鄉薦。始歸娶。再上春宮。不第。益旦夕下帷讀書。恂恂如諸生時。絕不浮迹。游宴嘉靖癸未。登進士第。授石埭知縣。以才調繁新。建邑隸省城。最號繁劇。照區劃裁成。咸中倫度。案無留牘。獄無滯囚。以最聞。徵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出巡虜風。再按河南。劾舉不事苛細。風裁峻卓。出副使廣東。建稅海道。廣東番舶奸商。多竄入島夷爲市。照嚴下禁之罰。

申互市之禁，海道肅清，未嘗搜珍奇以餌朝貢。又之陞
廣西右參政，晉山東左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撫治鄆陽三省流民，以萬計，易動難安。照鎮以惠靜民。
仰於野來歸者三倍於舊時。時時念父母春秋高，引疾
乞歸，再請而後得許。歸承色養，餘一年，父母相繼歿。哀
毀過禮。凡衣食棺槨，必期朴誠，信不事彌文。因舊廬稍
加葺治，無所增。分二子田，不置一頃。服食儉素，蕭然如
寒士。及卒，囊無餘貲。所著有用拙稿，美瑩錄，清盈集若干卷，藏於家。

廣西巡撫陶景熙大順子允淳從子允宜附

陶大順字景熙莊敏公諱之長子文僖公大講之子也
弱冠從莊敏官京師以三河籍中順天鄉試時翰林院
籍舉者凡九人北士驩於朝頤與人人者皆歸亮本解
廩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允淳成
乙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盡
起補武選陞職方員外郎屢薦中當是時此湯初欵塞
約束未堅奏牒下上日不敢給願條畫詳練事備以辦
諸債帥文閣中貴人一切待不用于請遂絕而是時文

信亦已爲吏部侍郎兄弟並管樞機拔文武林士進用之名爲得人門庭肅清外無餽問而性俱周慎退食冲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子允淳時爲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中以爲盛事職方久次當遷列卿屬文僖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歿於家遂力請外補得湖廣兵備副使乃歸經紀葬事詣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參政會歲冗員官在歲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中言者致仕歸順昇識通敏氣慮深沉平居恂恂抑

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楚之鄙邑與
宜慰司隣民相與訟有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
者恚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聞當死會官論決
順知其冤至是平立不署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
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詔當奈何乃殺一
人餘乃獲免時巡按御史楊四知當決四屬順差其必
無敵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後爲籃筭納筒中禱而探之
所探笑視願所差前後無一人與四知喜而謝曰公之
明允乃仰符天意乎宦游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時

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省城及長園池築錢穀之庫
最久尤謹嫌疑每出內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嘗謂
諸子曰吾意欲爾貧以爲更勝於富故生平田產無所
增加時陶氏羣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皆以清白顯人
亦以此多之

應天府通判呂伯時言

呂言字伯時文懿公原之孫太常卿憲之子也以蔭補
太學生數試不售喟然歎曰吾先聞人之裔也吾祖溫
德紓謀箕後太常公實直亮采無替厥休夫人所自致

者奚二第也也革士弁是以見志矣遂弃不就試歸歸
十餘年而嘗正憲甲戌始入選試東部授太平府通判
太平近江商賈往來郡故咸有稅言至則令曰夫商賈
固有恒稅郡今又稅是重以困也其弗稅商買益緩經
來集而民用遂饒初高皇帝起兵鳳陽壞與太平諸
郡接詔減諸郡田租之半然卒乏餉馬官就問其駒歲
歲主之民無所苦其後政敵請郡民日貲餉馬馬多死
棄購他郡駒閩之官官索駒弗得則曰非良駒也斥弗
遣必駒乃可而京師遠數千里復以其駒難致之比至

則困敗不任用，乃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
竄匿不願飼馬，言戰專馬，乃宵旦經畫行邑，勦勞如故。
事每一令出，民必言新，判令也便。於是竄匿者稍稍歸。
言又嘗有馬政疏矣。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江
南駒少，北地多，且良請使民歲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
京師購良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迄今官民兩利無何。
以喪繼母歸。三年而改應天府通判，適江南大飢，流民
就食應天者數十萬，而又疫甚，死者遍野。苦受節賑濟，
親給飲食，不少避。流民存活者十三。而言以過葬致疾。

遂乞身歸歸一年而卒年五十有八官歷兩政幾八年妻子弗以隨惟一童年僅十餘耳平居治政常日晏不暇食卽食無兼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吳中丞特選撫江南阿比羣吏無敢近每見言入必肅然起目蕭灑來庶判來以故僚佐多忌之而又好議天下事若濶遠無近功然卒有大致乃人曰通判迂言亦曰吾迂吾迂弗較也其清不絕俗和不忤物類如此

太僕寺丞張有功遜業

張遜業字有功文忠公孚敬之仲子以文忠蔭官中書

舍人尋侍文忠疾歸永嘉文忠卒而業年甫十五有春
當路指齋乾文忠家門者業弗爲顧日治喪禮天子
方幸承天聞文忠訃而悼之贈太師予謚所以優卹祭
葬加備業奉文忠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璽書數百
通白金印記若而枚天子歸自楚詔進尚寶丞持節
冊封荆王王始少而賢之享祿加禮業悉謝弗受業固
饒於才其於詩擅宏麗又能縱筆爲行草一時聲稱籍
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聞卽致之爲長夜飲相嚴子
世蕃亦好飲內莊忌業而外浮慕之業亦陽交驩而酒

酣不能無語失。又業所善錦衣沈鍊者上書攻相嚴徵
罪下獄。業橐餧不廢。百方爲其艸居間而事稍解。嘗流
置上谷。業齋丙舍爲脫業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而
衣食我仇。會考滿當遷爲卿。乃用大察銕秩兩淮都轉
運判官將發。上忽下劄相嚴曰故張少師子今何官
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內媿業。因謂其客爲我少留
張丞吾力能復之。瑣聞業笑不顧曰彼豈以我難遷客
哉。遂發轉運榷鹽利至夥。先任者不能無乾沒。而業自
矢爲撫。益。旣卒坐法不能償且死。業至領橐而代之。

微所全活以十數。嘗部輸而道遇寇，問知爲業邊巡司去。目是薦吏，安得羸資乎？御史上其事，始入爲光祿寺署正，選判順天府。未幾，陞太僕寺丞。是時相嚴勢愈盛，與給事中來坐論其是非，下獄成案，所以慰存有加。世祖念益柔恨曰：「是尚衣食我仇也。」方謀逐案，而案以暴卒。年三十有六，棄兒孤獨，而天性孝友，喜蓄書画。顧其弟中書舍人稍長，能鉴别，卽畫推與之曰：「吾今而後首有歸也。」當分箸棄故，謬爲不解而取瘠者，又先其宗族，改故之慙甚於已。廩散兼縫羹，至歿而不能庇。宦

密。爲所爲詩有鳴丑集。使郢集。灑江集。率於酒不能究。然識者以爲有梁陳開元風。

貴州右參政陳中夫良謨

陳良謨字中夫。吳興安吉人。生十月而孤。母都氏。誓節撫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予員外郎。時當護月。諸生多蹲踞相評笑。良謨獨默晚不先。蹤像全齊之日。是兒國器也。自以生不讓父。被遣像轉。海內聞。事都母。恭恭敦謹。四十一年一月也。及成進士。以母老。卻還歸省。及卒。毀瘠幾殆。既免喪。復廬於墓。五年而後出。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

給事御史選。或曰：盍少需之，良謨不應，趣辟之官，授刑
部，復乞南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再改儀部
銜，銜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參議湖廣再遷副臬事，滿考
而始得參政貴州，以道遠多瘴，不欲傷親，遺輶然致其
仕歸，年僅五十七耳。家食分三之二，御史先後刻薦，亡
慮數四，而良謨辭。及字走燕中，竟老弗起。初，良謨爲諸
生，以治易稱名家，安吉廖守奇其才，而謂歸安武令，當
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良謨贊武令爲先容。
良謨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參試，而薦良謨預鄉耆。

守始得良謨。謝弗往狀不怿。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甚。及居官所至。常側悉籍之。官歸而垂橐蕭條。山田買畝恒無藿食。弗計也。有巨商介良謨友人書爲權異居間者。徐出千金爲壽。良謨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良謨口不敢言財矣。十歲解作詩。於書無所不讀。所著有夫自存稿。和陶小稿。見聞範訓。弦席纂要。數十百卷。藏於家。卒年九十有一。

順天府尹查性甫秉彝

子志宏附

查秉彝。字性甫。海寧人。中丞紹之從子。舉嘉靖戊戌進

士授黃州府推官以能稱召拜禮科給事中時楚世子
弑其父有司未能正法彝其報訃日月之訖而律以
春秋不嘗葬之義獄遂定轉戶科右給事中尋轉左僉
朝覲考察疏陳黜酷吏禁罰贖緩征科等若干條諭多
觸時諱竟以忤旨杖闕下謫雲南定遠典史復爲建寧
推官遷刑部主事改吏部累遷至文選郎中盡取諸條
例去其舛復彙爲一定史不得爲姦有干請者溫詞遣
之卒無所撓屈間有謫貴居之如常或教以迎合謝不
能而起遷太常少卿改大理少卿遷太僕卿所至舉其

歲。遂尹順天。蒞事五日。以觸暑致疾卒。年五十有人。舉
凝重簡遠。有黃子之度。居恒恂恂畏者。及臨事。確有定
守。不可以毀譽利害擾之。使亂追之。使急。至於進取之
際。澹如也。當始舉進士時。將疏請展墓。或謂宜少遲以
需臺諫之選。笑不應。及予告還。例授黃州推官。尤之者
雜至。終笑不應。尋於爲子爲弟。以孝敬稱。撫其伯兄之
孤。以慈撫自爲諸生。以文稱。歷官以廉稱。然未嘗自表
暴。與人處。退然若無能者。蓋其性然也。子志宏。領順天。
戊午鄉薦。清謹有父風。父卒於官。購儀一刲。啜謝時。京

光得以例請祭葬不欲爲縣官費遂售世產以給之隱於龍山絕意仕進拜中丞府參軍義不受祿當時以爲吏隱

刑科都給事中周孟登崑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少有大志博覽羣籍所學粗通督方爲諸生時有權貴人行麻諸生皆入候崑鄙之不揖而出由是名顯舉鼎靖菴未進士今玉山賓旅行李四方壘集晝夜繢無已時崑節其廬餽示有度諸所比周納欵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蘊邑民與清妻有外私設

夫以滅口久繫獄不能決。鬼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崑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聲。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立鞠之而服土大夫爲賦靈羊詩已更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如玉山。最聞名拜吏科給事中。未幾遷右司。而擢刑科都給事中。上書論兵事。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勅威皆歛手避。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元清。御史馮鳳。行人薛侃。相繼得罪。下廷鞫。禍且不測。崑獨正言申救。得從。未幾。袁都督繼。慟。臨敵不力。戰。崑彈劾之甚厲。聞

者唯舌一瞬以爲天子嚴臣久之竟罷歸日戒門
自絕師士大夫造請雖繼不一見所居卽先世敝廬或
欲廣之者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人生產獨
事父兄孝友並至植之本性不言而質行臺使者先後
交薦於朝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有八

四川布政司左參議韋希尹商臣

父子厚附

希商臣字希尹長興人父子厚以進士官黃州郡丞清
修豐弟有古節吏風卒之日貧無以爲斂郡守何顯高
其傳爲營殯瘞云商臣其仲子也生甫十五年執喪哀

受勑無踰禮時前母兄竟臣折今自養值歲大侵喪除
不繼而虛祿甚革俸如也賴鑑齋勦攻舉子業危危不
少休不數年學成遂領直德與平鄉薦登嘉靖癸未進
士第授大理寺右評事兼官事滿臣多繫詔獄下大理
獄參商臣自念自圖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詳刑則吾
職也默默苟隸其將謂何於是上疏抗言剗切忤旨
常州堵江丞盡心民事成父母之量移德安府推官
發憲有神明稱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司汝上條章擬
飭賦課潔然河南諸僕貴類出錢質民田土及期不無

償則速占業恒收其入而貧民代輸租庸率多逋滯商
臣下令嚴禁若子母相當者輒勒還之以故諸權貴徇
次骨騰晝謁於朝竟以考察論罷時已轉四川左叅議
矣衆論譖不平兩臺會疏論據而商臣一不爲意歸而
明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櫟山之社倡酬爲樂家素貧
乏又居官不私一介旣其穢籍無可以爲生乃督率家
人晝夜拮据僅以糊其口而服食菲敝有寢士所不能
堪者當時以此胡威父子

江西右參政陶長卿大年

子光附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生而穎異，十六爲諸生。二十八舉於鄉。明年辛丑，射策登進士第。時夏文愍嘗國文愍父與莊敏爲同年。及習年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吉士，以爲一修刺造門者。秘書郎可立得令其門下所善客道：指年固謝弗往。客訝然去。年仰天大笑曰：「男子生而墮地，賦予以定。彼安能陶鑄我。且旣藉名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爲。何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遇合自是絕足。不至文愍門。文愍深憾之。再踰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遷駕部郎，執法不撓。惟利是視，而孤行。

其意。惟貴者無所關其說。竟以正直不容於時。出守吉安。吉安江右劇郡。號難治。年以薰靜鎮之。大得民和。然於法未嘗有所縱含。巨盜劉某主與援暴里中。前守莫敢誰何。年至則嚴督賊曹掾。竟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爲某子甲。巨室也。或謂年是百足蟲。扶者衆矣。年不聽。竟置重典。郡中裸然。遂用治郡異等。遷山東副使。視海上師禽大猾施仁解其黨與。事聞陞俸一級。會島夷犯閩。督撫請增憲臣一人。巡視海道。部議以年往比至。閩寇已薄福寧城。督府與年約。得盡地而守。年請當

福寧時福寧在重圍中一日夜馳至其地爲孽晝戰守具相持累月謀知有備去圍連江連江邑小城率幾陷者數矣年勒所部兵大破之斬首至七十餘級生得僂酋六人賊勢大阻已而督府易年守漳泉自以其兵駐福興福興遂不守非年所轄也督府旣欲委罪年自解脫遂沒年前後功不敘直以福興失守爲年罪疏聞奪官一級爲四川叅議分守川南道是時潮寇張璉者倡亂勢張甚四省合兵會討年督狼土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璉授首捷聞有金綺之賜晉江西右叅政協

平三巢諸酋以督餉功賜金綺如前居無何以內艱歸時朝廷以災變考察方面官年故所論主盜某子甲業以脫罪而其子且貴爲京朝官欲甘心年諸勢家爲年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傾年相率爲飛語聞遂落職報至年曰吾不能虧法以貸其父宜其子之讐予也是時封公尚善飯而子允光已舉於鄉人有惜年解官者年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視解參知綏直敝屣耳且修業而息之是在吾子遂一意修甘旨佐封公惟絕口不問戶外事年端方正直慎取予寡言笑自幼至老恒

處於不爭之地。然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偶錄、見聞瑣錄、宦轍私記、諸書藏於家。

尚寶司卿陳石卿鯨

子貽附

陳鯨字石卿，慈谿人。登嘉靖丙戌進士第。授湖廣潤陽縣知縣。治稱神明，秩滿當遷。士民具疏借寇復任。三載擢吏部考功司主事，轉文選晉稽勅郎中。轉驗封，周歷四司。殫心厭職，題本堂稿，積之成帙。讀者稱其曲盡事情，通達國體。時永嘉執政，百度肅清，訏謨大議，多與鯨商度牙否。欲轉春坊諭德，引以爲助。鯨力辭之。永嘉益

重焉。永嘉去桂洲代之數對人稱鯨才擬太用忌者側目而鯨益自遠。桂洲方以爲謗，忌者乘是間之。桂洲遂不喜欲外補鯨鯨聞之喜曰吾母老矣得外任以就養相公之賜孰大焉遂授南京尚寶司卿時大臣惜其才者授之甚力鯨一不肯崔渭厓箱時時語人曰陳石卿道以正行事以幽濟經世才也奈何授之散地鯨如不聞也者竟拂衣歸居鄉二十餘年未嘗以竿牘及有司諸有司每折節下之子四皆慷慨尚義有父風仲子萱歷官兩淮運鹽司判釐獎正法一清如水商人稱爲陳

天水解官歸。惟篠書數卷而已。鯨不覺色喜曰。有兒如此。吾無憂後世矣。未幾卒。年七十有六。

廣平府知府翁輔卿相

翁相字輔卿。錢塘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以親老乞南。改南京刑部郎中。遂迎養二尊人。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偃僂閑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相近。萬石君家少長亦不言而化。未幾。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內諸郡。無藩臬監司之轄。二千石出入。得陳兵械。羽葆鼓吹。導騎士雜

衛甚尊寵。縣屬稍稍不給。相獨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自晝劫刑獄。殺略吏民甚橫。相捕得其尤桀驁者。置之法。餘悉縲舍。盜旋亦解散。河北諸郡飢。相不及。以檄聞。開倉廩。濟全活甚衆。由是諸部使者。交上其賢。稱相治行爲河朔最。旦夕且報遷。而相已移疾歸矣。相爲人耿介直亮。少與許右使應元友善。以忠節相期。許已俱巋然樹立。鄉邦稱賢士夫人。謂翁許善交。庶幾古切劘之義云。相居鄉。貞素。服食不求華美。杜門養高義。不入公府。士人識不識。無不數其

爲長者歸安茅坤表其墓曰公之守郎署似直塞矣守
二千石似汲淮揚孝父母友兄弟寡賓客不務聲名似
漢獨行此皆公之較然章章者古所稱質行君子是也
當時以爲實錄

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綏

諸大綏字山陰人父宗輔母陳氏叔父宗教無子
以綏爲後嘉靖癸卯舉於鄉因上春官輒不第歸歸則
杜門茹淡今古益以淹貫其自律若處子未嘗逐隊登
公庭有所託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傳臚日越

臥龍山鳴，聲聞數里。授翰林院修撰。己未，充會試同考官。額天自矢，名士多入彀中。舊制，凡爲人後者，封不及本生。綬竊之，是夏，秩滿，乃日夜草奏，祈弛封，辨甚懇切。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於是在廷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嗣後綬爲學士，爲侍郎，兩值覃恩，皆得並及所生。如綬官未幾，乞假歸，生母陳淑人卒於途，哀毀執喪，一如喪父時。服除，補原官。前人稱舊制爲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生者，綬領服。陳母喪，衰絰經灑水者三年。踰假期，且兩閼歲。

而後出當事者哀其情爲疏於朝凡後於人者皆得廢
其本生著爲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舉相慶以爲此
殊與自諸太史始乙丑會試再克同考試官其所天一
如已未無何世宗崩莊皇帝卽位克慕修世宗
實錄總裁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克經筵日講官凡
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
悟主上而丰姿修偉步止雍肅音吐宏暢莊皇帝
每竦意聽之所著經史講意凡涉理亂幾微必剖切詳
盡言人所不敢言未幾莊皇帝復上賓紱自以始終

莊皇帝世無日不在侍從沐寵遇殊他班每一哭臨至失聲病大作莊皇帝尋卽幽宮綏又扶疾徒跣行二十餘里哭送於郊自是病益甚不可起涉秋迫季冬凡四上始得請歸不數月竟卒

鶴慶府知府沈子卿南金

沈南金字子卿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副正擢廣東廉州府知府處官以誠卽竊盜猶嚴情時有縱舍調江西贑州贑爲江右巨鎮宿重兵民疲供餉南金身先節儉以佐民急杜請託忤時貴竟坐

是遠徙雲南爲廢庶，移疾歸，南金爲人亢直簡素，性剛方，不能容人過，卽尊貴者嘗面折之，不少假。士大夫家居，有司幸具輿諛以從，南金却而徒行。然行亦不入公府也。處家約素，食粗衣布，破則繕之。遇子弟囁喃至，親則愉色，怒容若，兩入然。任性獨往，堅持孤稜，所親咸規之曰：舉世混俗，乃公獨負爲矯矯哉！南金不應，年益老，操執益厲。卒年七十有九。

賴縣訓導龔希文象弟騤附

龔象，字希文，義烏人。幼通春秋奧旨，開門授徒，與弟騤

以孝友聞。由貢授贑縣訓導。而同邑虞守愚爲巡撫時。有監局首領。以失單器于僻者。沈象居間。持百金以讞。象曰。我家自忠愍以來。世守清白。肯受若金。以汚吾祖乎。竟揮之。蕭聲振於遠近。已而告老。囊篋蕭然。無以資衣食。處之泊如也。足跡不入公門。惟非罪罹法者。象憐之。一白其枉。當事者素重象。無不立釋其罪。亦不受謝。如在賴時。以高壽卒於家。

貴州按察使劉元白炌

子世挺世教附

劉炌字元白。繕部郎木之子。木贊於錢從其姑未及復。

至外復爲劉其母鄭端簡曉之姊也八歲遭父喪而能禮端簡嘉其不凡十九爲諸生二十一舉於鄉二十八成進士除知江西金谿縣時分宜秉固諸郡縣吏歲時存問其家其監奴所過具賓主禮薦賄恐後炌若潤聞也者比入計於分宜父子又無私覬以此雖考最稱治行第一而僅擢南虜衛主事炌益精心吏治出督真州閘持心如水而舟航爭勝於其途擢車駕員外郎改武庫在南六年僅擢撫州府知府以去時閩廣大盜林朝議等突犯郡界我師敗績副使汪一中死之炌下車

卽弔死問孤除苛政汰冗役簡兵保穀又築崇仁樂安
宜黃三城修千金堤民食其利寇至斬俘中律功上詔
賜金幣郡人建大功祠生祀之以功進按察司副使治
兵福州閩數中倭山寇緣間鈔暴民卧不帖席炌以計
芟蕪略盡功最擢廣東右參政嶺西大盜曾一本竊宄
羅旁四出行劫炌佐英翦其羽翼一本卒成禽晉貴州
按察使建議改程番爲貴陽府設新貴縣以彈壓水西
諸酋而諸司體勢益尊擢江西右布政使署篆越月清
積案數千事會有以私憾爲詆謗者當事議左遷炌聞

之卽日行主裁史白羨金人干應治裝麾不受藉而跑
之後人丙子起用除湖廣右叅議分守上荆南道則江
陵秉國矣父里居大吏趨承載路榆復若罔聞也者尋
擢貴州按察使貴之民夷故服慕炌聞其來欣欣喜色
相告也先是安首亨殺其從父信信子知仇之相格鬪
不休中丞某邀功議用兵炌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也兄弟相殺有戎索在遣一文吏往案有罪者以贖
贖而已中丞不聽卒有朵泥之敗比炌至夷卽詣吏院
訊而兩家之難解明年直指知江陵銜炌將誣劾遂引

弟致仕時年方五十有二。於禮取服官時也。伯子仲孫
舉進士爲行人。始曰。吾世受國恩未效銖兩之報。幸有
子可代矣。竟拂袖歸。始早喪父。痛不逮養。事母聚百幅
以承其帷。母卒。毀幾滅性。母嘗爲羹。一余歷數紀。至屬
續時。敵不忍弃也。仕宦三十年。無尺書通朝貴。還山來
幾三十年。無足。書通有司。閩門獨處。雖遇存者。謝不見。
生平手不執珠玉。口不言什一。之方。粵閩多奇貨。橐無
一焉。室中圖書滿廄。竹床練帳。香爐茗碗而已。卒之日。
遺金財半鎰。年八十有三。初世挺之以進士就館試也。

當事者擬居首選江陵聞其才欲羅致之以平宿憾便人諷意世挺堅不往竟爲所尼置副卷授給人世挺欣然就職思以清操振父風凡輶軒所過一切饋遺謝弗受以才望擬選兵垣司諫忽暮夜有客請問曰公能以四百金爲我壽者名乃定不然易矣世挺謝曰盛明之朝誰敢干之者且吾家世清白孤直無援吾寧不得兵垣耳不可以不義汚吾節此序出而名果易久之乃驟南比部主事世挺欣然就道益以清操自勵留意愛書家所用釋曰吾以是終父未竟之志以上報

何以恩親致疾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一。世廻應謙，數疾，不趨捷徑，大節動氣昭昭在人耳目。乃天促其年壽，所蓄積未及稍展，竟以微疾死，訃諟天可問乎。其弟岱教高才博學，工古文辭，以鄉進士謁選，得福建閩清縣知縣，亦以壯年卒於官，文章政事爲一時羽儀。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山西按察副使趙宗仁祖元

趙祖志，字宗仁，世家金華之東陽，生而奇韻自負，周覽
六經，尤精《傳》、《說》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談輒屈其邑諸生。

卽邑諸生亦無不人人之心遂日趙生果才嘉靖辛卯舉
於鄉明年成進士而雅志厭薄吏事疏請振鐸一方以
所學淑後進士爲國家成就人材以上報天子遂得

教授江西之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
漢先鄉祭酒守益皆以講學家居祖元率一郡諸生日
就請益無不酒然自奮者居先之遷國子監助教又二
年遷刑部主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伉
直聲又二年僅得山西按察司僉事是時適地震河東

蒲州境屢壓過半盜賊乘之謂起抄刦晝行祖元乃密

設方略解散黨與而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寶
貯之且用新其城塹境以無事久之遷江西布政司叅
議所以治之者一如山西秩滿遷山西按察司兵備副
使未幾以內艱歸先是族弟太史祖鵬女歸平湖陸太
保炳炳以貴倖帥縱騎勢甚張自相嵩以下咸目撫之
故炳死而太史斥遂波及祖元以陸黨罷而論者亦遂
以是非告之夫嚴陸方貴倖時諸蠻附士一奏其門即
旬日間無不照數資賚顯擢者祖元歷官二十年資遷
例轉僅止一朝僕尚可謂之黨授手及歿而諸子壽

食貧至賀資鬻貲以償所遺子錢祖元之心述如是於天下云

山東巡按御史葉叔明經

葉經字叔明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授福州府推官父憂服闋再補常州決幽滯絕請託風裁凜凜召拜御史時分宜爲禮部尚書受諸藩賄濫與封爵經抗疏劾之下撫按勘其事分宜切齒已而出按山東東平有商書千戶橫州里多不法立捕案抵罪遠近肅然是年鄉試經歲監臨發兼以北虜內侵禦應失當罰貲完濫征求四

出財竭民困爲言錄既成同事者請刪改且牴以危禍
經不聽及錄上果以語含謔訕下禮部議分宜因摘錄
中有云繼體之君德非至聖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
而不能任人皆涉毀謗貼註以聞械繫考治擬以大肆
謠謗無忠敬心詔午門外杖八十發原籍爲民遂卒於
道同事者十三人並下獄謹謫有差先是御史楊爵以
封事謾罪下錦衣獄同輩遠引避禍經獨通問調護不
絕及經繫獄爵使人覘之經兀坐不少動卒年三十九
爵爲著傳於獄中隆慶改元詔復原官贈光祿寺少卿

官其子一人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夢賢良弼

姚良弼字夢賢錢塘人父銳隱德不仕以孝義稱江文昭公銘其墓以爲無愧古人如蔡中郎之銘郭有道也良弼安貧力學舉嘉靖乙未進士釋褐南刑部主事歷知岳州府有廉幹聲監司遷土酋索欲寄府藏弼不許監司怒之因誣摭謫河南運同尋轉知惠州樹海險阻盜不時起行旅結隊伍挾弓矢而後敢行民間不復有儲蓄意盜時時破其室輒接歛以去弼奏記當事者請

募民兵圍保伍每隘列柵建橫懸鼓其上令之曰每盜
發禁處轉登樓擊鼓餘盜聞鼓各鳴鼓應之然後陳兵
守隘盜至卽禽者賞縱之者與盜同罪無何而盜解散
民得安枕已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靖東川酉作
亂弼出奇平之論功當峻擢而柄相子索賂不得遂罷
其官歸嘯性廉介坦易開戶讀書不問生產事異母兄
甚恭撫其子如己子共養四十年無間言及歿幾無以
爲殮至今縉紳士大夫間高其清

萊州府知府錢大行同文

錢同文字大行，嘉興人生而文弱，好讀書，矯矯獨立，厲志聖賢之學。嘉靖癸丑登進士第，授祁門縣知縣，未幾，自持省供，德行愛利，執法嚴明，人無敢干以私者。歷官萊州府知府，清操益勵，後移疾歸，幾於金魚塵飄，人以比范萊燕。先是同文弱冠領鄉薦，已聘窶人女，有議易婚者，同文峻拒之，竟娶窶人女，相敬如賓，然卒以無嗣，終至令人敬而哀之。

廣西右布政使許子春應元

許應元字子春，錢塘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泰安州知州。

貞白自持惠養所部不疲民以媚上行部者以供饋不
豐笞其僚吏輒投劾欲自免歸部使者因留之乃此數
泰州知州治奉一如泰安稍遷都官員外郎歷郎中則
知夔州府薦靖平恕輯和民夷興學勸士孜孜如不及
暇別求三間大夫杜工部遺跡而祠祀之吊古嘵咏篇
什流播以儒飭吏彬如也而夔之治遂爲一道最擢四
川按察司副使尋調廣西攝兵府江誅三巨獐巨獐者
莫氏兄弟以雄勇名兩粵間往往大嘯破城殺吏討之
漏刃去前兵備以獲渠報至是罪人始得督撫欲上其

功應元念如是則前兵備官得罪乃力沮之不復上人皆多其長者更數遷始至廣西右布政使所在有政績士民懷之及入覲卒於家應元自幼穎敏日誦數千言篤嗜古學游心藝林爲文宗西京班馬而下不足道初登第時試庶吉士文已入彀執政者知其名欲一見庶元曰吾始仕也而當僵傻閼貴之門冒謁干進哉如生平何竟坐是不得充館職然應制諸作已籍籍人口矣天性孝友曲承親志振人困急不顧貲無吝心其遇宗黨尤厚溫恭退讓恂恂不伐篤正君子也所著有水部

稿附堂稿所撰次有春秋內傳國語史記抄漢語若干卷行於世

汝寧府知府賈名儒

賈名儒嘉興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刑部主事抗節持法不爲權貴屈撓有考功吏受賄事逮名儒訊卽重比考功郎銜之竟以是出守姚江再補汝寧會世廟駕謁顯陵道出南陽一時郡邑吏胥重歛民錢佐供億費不肖者因乾沒其間名儒獨揭榜示民給還之汝民感舉手頌德庶聲振於一時未幾遂乞休歸優游林下者四

十年食粗衣布如一日未嘗以一介于人人以清介稱

四川按察司副使孫右文校

孫校字右文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主事營繕司轉武選郎考彝章謝請謁以行已志都閫將校校貲憑社者悉繩以法無不彰彰以追尋以偽責註誤累謫提舉廣東市舶轉同知衡州府賑荒息訟出赤子於湯火而登之春臺無不戴爲父母晉南京刑部郎風裁益勵豪右爲之歛跡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出淹繁撫豪首興農講武平徭簡賦吏漢輯寧暇則問俗禮賢橫經訓士上

屢爲之一變以病累疏乞休歸足跡不入公府衣粗食
稱處之裕如至於兩喪執禮孺慕終身舊居故業悉讓
弟昆而稅屋不蔽風雨人尤以爲難

工部員外郎呂宗文穆

伯子澤祖附

呂穆字宗文文懿公原之曾孫也嘉靖癸丑進士初守
邵丁外艱補壽州治最擢工部員外郎督建三殿主計
琉璃廠省費萬緡大工成賜金幣陞俸一級因忤嚴分
宜尋致仕隱居白苧鄉潛心理學多發先儒所未發遠
方多師承之捨其餘唾取青紫去者甚衆穆平生篤於

孝友而義之所在奮勇必爲郡守黃懋公墓爲豪右所
侵力爲恢復以存其祀性尤嗜書老而好學如袁伯業
至於家人生業未嘗口言阿堵及卒囊無餘資伯子擇
祖碑四川彭山彭民輿誦尋以疾歸橐携眉州志數帙
世守清白羽儀一時

太僕寺少卿周允直如砥

周如砥字允直餘姚人嘉靖己丑進士初知瀏陽改婺
源時汪太宰鑑方柄銓家奴橫甚如砥一裁以法不少
貸汪衡之移判武昌汪罷去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歷

郎中時 九廟四郊 慈慶 慈寧諸大工繼起川湖
巨材斷尾至 故事至則挽入臺基山西二廠廳內豎取
裁 繕司唯唯而已 如砥密召工師索其總冊 梁若干柱
若干 長若干 圓若干 檻桷椽檻之類畢具乃令挽木者
悉以木置長安東西街召諸匠如式裁用然後進兩廠
而所餘關頭 忿送器皿 繕製造御署內豎一無所得時
內外提督如太監高忠武定侯郭勛並貴寵用事雖屢
肆叱辱如砥第含忍、僨卒日夜伺其間竟無所得後以
積資擢太僕寺少卿念親老未嘗携家憂思勞苦竟得

疾請告歸歲餘卒家無以爲斂其清操益著云

湖廣按察司副使徐鴻川鵠

孫繼美附

徐鵠字鴻川海鹽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第榜次得爲京朝官鵠恬於進取請得教授常州以身爲率雖斤跑之士無不就其羈馴一日千里者往往而是遷南京國子監助教六館士執經問業者鵠必爲剖析疑義各解其頤而後已轉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儀真通商便民所立規條至今爲令轉刑部員外郎歷郎中有巨菴戍守梓陵者毀封樹屬鵠勘治行千金廝縲二日以需授者

鵠不爲動，卽日具獄詞，當大辟。以是失當路意，出守饑慶、肇慶古端州也。土沃民椎，而征歛無法，吏復恣爲漁獵，民不堪命，遂起弄戈，不爲盜端。當事者重按之，面譖征如故，民之不靖亦如故。鵠乃首上一條，鞭撻民始懼，然稱便，而向之弄戈矛者胥轉而緣南鹹邑。又郡設門廝踐更，顧出身應役者復歸其直於官，以爲常。鵠曰：奈何衡其力而攘之？食乃召役者悉還之。郡界多蠶，鱗介蟲尤種，其食自足，而資需魚鹽於民，往往私貿易而官多厲禁之，使不通。於是剗舟毒弩伏藏莽棘，伺便抄掠。

河濱以爲患鵠下令行互市法許以所有易所無侵入
帖息不敢騷境土進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永衡郴桂
壞接東粵山峒聯絡林菁茂密盜窟穴流劫近地鵠簡
練卒士嚴設隄防兵威震肅民以衽席而忌者中以考
功遂拂衣歸鵠質性簡直內行醇篤於書無所不讀縱
筆百千言橫放奔逸而不必成一家言爲政奉法循理
疾政爲民不必炫飾遠取時譽行已恂恂無所異同於
人而遇事可否有躊躇獨行之介交知多在津要者力
可以資推挽絕不通一字卒以其故見害不悔也身致

集。却賊茗陽。賊寇麟邑。遼平陽。瑞安傳道。溢令子存道
合平瑞兵禽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
仲欽遁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溢卽斬。惟淵以徇。
溫州平。請朝京師。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卽召卿。
浙西諸郡平。乃召溢。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溢
入見。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
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溢。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
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
信若。令文忠率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

詔文忠出師如濫言溫賊既降乃授濫元帥還守之先是
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濫曰叛而復
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薦太子
贊善大夫濫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濫曰憲臺
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不犯豈直博
擊爲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
罪且不測濫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恠卽禮官失議皇
上誠散自足昭格願賜寬霑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
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濫曰鄉

兵本農人姑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上不應濫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

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濫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濫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戊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濫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濫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

於斷頭山力戰死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

葉琛字景淵處州麗水人博學多才少與劉基章溢齊名元季兵亂從處州守石抹宜孫討寇有功授行軍元帥太祖聞其賢遣使以幣聘之與劉基章溢宋濂三人同至金陵進見上喜賜對皆呼先生而不名四人者出上目送久之顧問左司郎中陶安曰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皆王佐才也而殿下一旦以禮爲羅而

甲希執政指論逮胡宗憲郡守徵伺他骯法狀以屬績溪令蕭敏簪曰司馬有功東廟柰何欲文致之寧以寡去不能也胡竟得永滅已遷南京刑部主事尋乞終奉居家絕迹公府以澹泊終其身

刑部尚書保斯立植

孫植字斯立璽之子嘉靖乙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
彙乞終養尋居父喪哀毀鬻產治葬服闋補兵部改光祿寺丞歷少卿時嚴分宜柄政希進者多附之植獨守正不阿以故九年不調故事廟官祝釐取辦光祿費甚

不經植爲鄉正。歲省太官金錢數萬。一時巨璫皆以
錢入稱之。擢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尋晉刑部右
侍郎。北虜內犯。勅守崇文門。虜退。擢南京都察院副都
御史掌院事。拜刑部尚書。時魏國事起。下南法司。植議
邦瑞居長宜嗣。魏國瀕發宜罰。鄭氏詭封宜追奪。諫上
遺論翕然。未幾。高、新、鄭再相。以閣臣秉銓。盛欲修隙於
植。言者希風旨。疏劾奪職。植歸十七年。日杜門屏處。超
然聲利之外。嘗遺文草薦起。尋覽色休致仕。卒之日。家
無餘貨。僅足棺斂。植爲人外和內方。鮮嗜寢。欲平居溫

潛抑抑若不勝衣而臨大利害輒挺然以身當之卽刀鋸鼎鑊不爲動事定絕口不言而人亦弗之知也大都植之學問篤實踐履不媿屋漏嘗日惕然自警於幽微得肆之地而毅然直行於危疑犯難之時小心謹畏於人所不知之處而大力負荷於衆目昭彰之日蓋其平生所自誓者如此賜謚簡肅朝論快之

廣西按察副使趙子衡伊

子邦秩附

趙伊字子衡平湖人弱冠舉進士初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貳選時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奉得官法不得變

附相謀，曲得上旨。伊爭不可，遂拂衣還。久之，起事奉郎，置郵閑符，查禁甚嚴，要路嫉之，遂陞廣西按察司副使，竟移疾歸。伊自登第以既歷官凡二十餘年，家食者居半，其高節如此。子邦秩，以進士令海門，清白自持，不媿乃父。卒於官民立專祠祀之，有遺愛錄。

按察副使陳彥林榆

陳樹字彥材，上虞人。少穎敏，日記數千言，遂博綜羣籍，稱鉅儒。嘉靖丙戌，登進士第，授湖廣長沙府推官。屢抗璽寺正，獄多所平反。尋出知寶慶府，慨然慕古之道，聖寺正，獄多所平反。尋出知寶慶府，慨然慕古之道。

良。暇矣。弭盜興學。造士三年而惠大洽。遷按察司副使。
備兵蘆松。以亢直不容。遂罷歸。歸而杜門讀書。其約如
寒士。其廉靖簡朴之風。足以勵頽俗。云。

山西布政司參議徐仲孚炳

徐炳字仲孚。海寧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
進郎中。陞河南兵備僉事。以憂去。改山東僉事。擢湖廣
布政司參議。轉河南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減供餉汰
冗費。裁省民兵溢額。以休養魏人。魏人咸德之。屬邊戍
缺伍。部使者出清勾諸郡邑令甚峻。炳曰。勾軍補足。籍

無益戎備悉破民家又發間左叢之行兼亦破壘乃入
言部使者不便狀一道賴以全活轉山西布政司參政
無何卒炳爲人孝篤於慕親少以父命嗣其伯氏乃獨
加意所生庚戌中會試以近例仕籍不得書本生父遂
罷廷對歸友愛諸弟教子以義方與人交坦夷爽剗不
爲町畦自奉澹泊在大名值米貴遂舉家食黍豆室人
有噴者炳歎曰民多菜色吾何忍獨飽且古之牧民者
年飢受莘以准俸吾何爲獨不然百姓聞者爲之泣下

數行

吏部尚書嚴直甫清

嚴潛字直甫其先嘉興人五世祖名子敬者徙居滇南遂以滇籍登嘉靖甲辰進士第除富順尹以撫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服除除鄭鄧其治如故撫彝郡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座忤出知保定府三載課最屢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卽其地轉右布政使隆慶改元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清故府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減

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圖操成都擾民者甚
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家家悍吏以法卒以是
中費語予告聽調五年而起督履門闈不果喫貴州人
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右侍郎晉尚書尋轉吏
部上之知清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慢權勢始旣相
用與銓則日夜詩故事論官材不擇以下皆親爲標界
楊遵彥之熟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聞其
廉儉直臚之間幾無一跡無何疾作輶騎歸卒於家年
六十七有七訃聞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性檢厲勤於事

其操行嚴於取舍。辟受尤潔。襟所居官身與僮僕食粗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錦圖書。袵崔不取。諸人其初拜尚書也。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帶故在耶。清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易上耳。其清而不刻無崖岸。峻物之行有如此。

刑部主事俞一清乾

俞乾字一清。平湖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曹郎。秉公執法。不少阿私。嘗有勢豪犯重辟者。夜携千金挾中貴人。

以謂乾正色却之竟致之理時首輔夏言爲嚴嵩所傾論死西市乾監斬私念自古刑不上大夫未有宰相而伏歐刀死者必有中旨放還需之不能得言竟死刀下乾義氣憤激忽仆地良久始甦立具疏乞歸同官憐其貧贍之悉不受或贈以詩有直道難容宜有去孤忠自許欲無生之句歸家五月以憤卒

廣東按察使馮晉叔觀

子有翼孫貢附

馮觀字晉叔海寧人家於錢塘六歲悟章句弱冠補府學生與童漢臣許應文方允敘輩爲文字交時海內帖

之士率入領銜以眩耳食取青紫如掇鴟不復知有
古學覲乃力持頑靡與漢臣諸人著錯夾持凌清穠沃
蔚然倡爲敦大傳雅之體而一時操觚家無不望風興
起甲午大校覲冠軍領鄉薦至甲辰成進士授兵部職
方司主事時北虜內犯中外震驚觀守西直門正當虜
衝同事胥悸惜無措覲獨意氣詳雅親冒矢石密爲機
謀晝夜撫循詰察威令赫然士氣百倍虜知有備遂解
上嘉之有白金彩幣之賜轉武選司郎中無何而母喪
歸枕苦臥廬衰墨之客三年一日服除補原官陞湖廣

按察司副使明斷不私庭無冤獄轉廣東左叅政分守
嶺南出按樂昌等縣猝與猺賊遇勢甚拔猖同事皆走
間道去覲獨冠服張一蓋危坐厲聲示以大義賊要之
入巢覲因覘其險要居三日賊屢拜求犒覲正色斥之
曰我天王重臣爾輩亦王民也不知有王法乎我飲
水蒞官安得犒賊知不可犯乃輿覲以出駐韶州覲因
知賊虛實遂選勁卒千餘人設奇襲之獲賊首馬應科
等九人從賊百餘送軍門支解以徇覲還省乃自効曰
持臣不能宣布上德化導民善反爲賊所要不職莫

於是請自免兩臺以觀職非兵務事出倉卒胡陷賊不撓卒獲賊首才略具見慰留不報尋陞廣東按察使忽疽發背卒於官年僅五十有五觀風儀俊朗賦性介直時趙文華附嚴分宜父子禍福人如反掌其子慎思貴倨凌人嘗斷無錫某令乃譖於當路欲文致之觀方稱令賢而止思慎知觀爲令地歟甚日夜思所以伸之未發也或語觀當往趙所謁謝以解觀怡然不以介意徐曰仕止有命趙氏子其如命何卒不往觀平生於量好一無所染惟喜積書史殆千百餘卷多所淹貫嘗自

吾退休時卜湖上一隙地築斗室對古人言時與二三
知已吟嘯其間吾願足矣若朝夕營營爲子孫作馬牛
非吾志也有存稿八卷藏於家子有翼字君卿幼承家
學工古文辭以庠生入南監領應天鄉薦官終上猶縣
知縣以清正稱居家孝友所以卵翼庶弟有相者愛均
六子庭家之內長弟化之雍雍如也民間有閻牆者人
輒尤之曰爾獨不愧大小馮君乎其於六子則日夕計
而訓之率成佳士孟贊鄉進士官梧州司理餘多蜚聲
譽序而貢尤有名以早夭葬林多惜之

兵科給事中許道卿貞之

許貫之字道卿錢塘人。狷介孤稜不忘溝壑。始舉於鄉。十年不上春官。攻苦食貧。蕭然寒士。人咸介之。嘉靖乙未成進士。授吉水縣知縣。時按浙使者吉水人也。意有所屬。卽欲削以浙事。以微言諷之。貫之曰。如此則賴貿易。有市心矣。愛養部民。煦之若子。權貴干請。一切謝絕。由是吉水治行爲江右冠。而士大夫多憚其峭直。有嫉之者。徵入爲兵科給事中。將去官。卽出已資葺廡宇。撫完器具。以待後尹。曰。吾不忍重勞民也。其瘠已。厚民若。

此在諫垣七月而歿。行篋惟故衣。同年親故代爲驗之。
貫之清苦有介節。矢志不爲造詣。非其道千金弗視也。
死之後。妻子貧乏。幾不能自存。

臨江倅陸子任贊

陸鰲字子任。平湖人。九歲悟漸頓。一途之盲人。稱爲小象山。嘉靖戊子領鄉薦。倅臨江。時江盜橫甚。鰲單騎諭降。而當事者欲勦之。鰲爭曰。業降已。而勦之何。以令民。民之所服者信也。令而不信。民始疑矣。殺降不仁。疑民不智。有死而已。不敢奉命。當事者悟。盡釋之。時督儲使。

者至例有金贈、鰥嫠之使者快快、直排公闈、囊橐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使者歎服而去。

河南按察司副使沈子進科

沈科字子進嘉善人嘉靖甲辰進士初官行人晉繕部郎庚戌虜薄都下大司空猝不能具車牛科旦夕爲治具飛輓旁集卒賴以濟出知臨江勒恤民隱民戶祝之已治兵額平劇盜李文標地方勒碑紀其功時宦其地者分宜半籠而致之分宜子聞科才陰令人諷科使附已科正色曰某卽不才奈何以天子憲臣爲相公私

人乎。分宜銜之，詭謂銓部曰：「賴兵使以艱去，以朱某補。」朱分宜客也，銓部謬以朱來及朱來而科實無故也。理賴自若，朱亦次且不敢進。司銓者度無可奈何，隨轉科苑馬寺卿，左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有欲爲科謀解於分宜者，科謝之曰：「吾奈何遂首鼠耶？卽柄人幸而釋我，更何眉目？倪仰人間乎？卒不聽。」分宜愈銜之，嗾當路論去。科天性孝友，生平磊落，多大節，耻一切撫阿態。居官多惠聲，待人輒飲以和無城府。嗜學能文，熟于長家言。

江西左布政使秦鳴和鋗

秦鋗字鳴和，慈谿人。嘉靖庚辰進士。授南京太常寺博
事。故事有事太廟，恒宴集中貴人與堂卿並南向坐。
而博士東向坐。鋗至見設席如故，怫然欲去。中貴人曰。
秦先生難我乎？此例也。鋗曰：非國典，誰能遵之？自是博
士別宴他所，著爲令。晉南京吏部考功郎，當大計，持議
侃侃。冢宰恚曰：司官何動相左耶？鋗曰：某知公道宜爾。
不知其他。考績至燕，所執羔雁惟悅筭。諸要津目之胡
盧曰：吏部郎何挾之奢耶？鋗對之怡然，然坐是滯留竟。

十餘年不調。嘗除夕，家人覓百錢市薪，不得，以問鋤。笑曰：「旦日突無煙，一歲中清寧。其吉祥孰大於是？卒不焚者數日。」鋤方擁鼻爲洛生詠聲，出金石已。晉山東副臬治兵青州，青故盜藪，聞鋤清名，諸椎埋作姦者革心，行旅野宿如堂奧，禾黍以內艱歸，齊民巷哭，揮涕如雨，枳車至十舍，不得發。時桓王好賢，雅重鋤，每宴賜算器食外，不敢以幣交。至是以古硯贐，辨曰：「姑爲鬱林裝耳。」鋤不得已受之。比斂函則百金籍其下。鋤驚，并硯返之。王愧悔，特爲書謝過，服闋補湖廣辰沅兵備，適紅毛苗叛。

鋤輕身往撫之。苗衆盡降，所省兵力不啻絕口不言功。尋奉政滇藩所治銀場地饒珍寶，先任者無不滿簾而歸。獨垂橐歸右轍陝西轉江西左帑藏出納屬郡佐蘆能者更司之。俾署名封識未嘗一啟。其誠有美額悉申貯爲經費不染一塵。時撫臣剏行錢法，民稱不便，而督責頗急。鋤與議不合，遂上疏乞休歸里。居杜門掃軋片牘，不入公府。布衣蔬食，蕭然如寒士。比卒不能具棺斂，閭里多爲之墮涕者。鋤博極羣書，下筆氣格雄渾，如高江急峽，下澑湧不可以舟。數歷凡三十年，所著樹聲實。

於清操尤著。嘗曰：吾清夜自思所不反孤竹二君子者不能食西山薇耳。知者以爲不誣。永陵編年史云：秦鋤爲左韓家無百金之產。清修醇德。可方程伯淳云。

貴州按察使郭可忠孝

郭孝字可忠。仁和人。嘉靖己未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外艱服闋補北刑部福建司主事。時海忠介瑞以直諫忤世廟。欲寘極刑。大司寇有依違意。孝忿然曰：禍在一時。議在百世。遂署牘以進曰：海瑞海外迂儒。罔識大體。志念沽名。譖觸忌諱。雖出位之愆莫逭。而敢言

之氣足多奏可得緩死無何而分宜獄起叅論諸疏多
出孝手中外以爲快歷員外郎郎中出爲湖廣按察司
僉事備兵惠潮時嶺表盜賊充斥巨寇曾一本林道乾
爲之魁巨艦乘風出沒波濤間剽劫無忌當事者莫敢
誰何孝至大修戰具而明諭以禍福道乾遂倒戈降而
曾首獨頑梗不受撫孝密遣間諜使自相攻因檄閩廣
兵尅日大舉孝親執枹鼓立矢石間士氣百倍自朝至
夕短兵互接遂大破之鹵斬過當曾首遁去方密授方
略諸將吏分道禽之而當事者忌其功賴以郊迎後時

爲罪。咨部量移別用。孝遂角巾歸第。絕口不言功閏。然以詩酒自適。若將遺世者。未幾起補河南。轉陝西布政司左叅議。晉江西按察副使。分巡饒南。九江等處。襟帶長江。洪濤千里。盜賊剽掠。行旅苦之。孝乃增置戰艦。星布要津。賊發卽受捕。江道遂清。嘗獲礦盜數百人。悉杖而遣之曰。此貧乏求延旦夕耳。不以功聞也。尋轉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過莆陽。環視城形。三面夷曠。東南外擁高山。城俯接其下。孝曰。此齋寶也。徃歲城陷。應從此入。遂增闢城圍。內山城中。三月而功畢。郡人士皆舉手加

額曰。自今世世可無虞矣。同安獲倫兒。廷臺惡其人。機
官舍欲坐強擬死。孝力爭得從減。因忤臺使意。卽日關
門引疾。適有新命。送陝貴州按察使致仕歸。孝歷仕中
外幾三十年。產不及中人。居家不治垣屋。門無閑閑。或
請更新之。孝曰。此吾先人在焉。歸田守此。敝廬與邑中
諸舅責同游。比皆叩第。逮雲今幾易。新主而故廬無恙。
幸矣。夫復何營已。而于攘擣亂。巨室多被焚劫。獨曰郭
公清正不可犯。子孫至今守之。貧不能時葺。幾無以敝。
風雨已。方孝之備兵江西也。吏憚火延及官舍。既居數

百家更體甚。請死。孝笑曰：我火延也，爾無罪。或曰：公不
火延也，何說而代吏罪乎？孝曰：我火火俸吏火大家，一
時稱爲長者。

吏部尚書陳登之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副都御史冕宅之季子也。以父
廕入胄監，舉嘉靖壬子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授
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調吏部文選，萬曆改元，晉稽勳郎
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
例爲請，而首輔江陵與中人馮保爲奧援，勢在必得，時

太宰欽少宰署部事少宰江陰人朱氏賜田多在宜興素有達其爲奥援與江陵申貴等有年執誼爭之不聽遂具疏請於上諱下竟王希忠有年卽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卽去何經經那有年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內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後何異乎乞休不獲竟引疾歸里江陵在位十年不召江陵敗始起稽勲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請託不行書牘皆絕謁選者擬應得官如拾芥擢太常少卿提督內夷館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

西教尚儉朴一意以無事安民會江南兩浙大侵詔下
賑卹仍令無過程而江西雖禁尤甚糴者雲至重舟衝
尾而出春雨無麥未餌膳踊民困不能支而外貿者猶
不已公私感憂之有年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且
請暫止外貿以免異時之空乏忌者遂以違詔論罷歸
而家燬於火乃市一故樓以居室家而身寓羅岩寺中
未幾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遷協院左副都御
史尋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虜功增俸一級尋改
吏部左侍郎晉吏部尚書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

歸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奉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上。至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樂蹇者資淺，因稍退遷。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于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頗視忠定時終不遠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遠。至分宜在闢久，而吏部之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爲真相，視吏部如屬也。然江陵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細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搖。江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端簡爲冢宰，益以強執行。

之餘。燒孫公鑑相繼無改其舊。而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有年。有年節槩山立。卽江陵不能屈。諸公益嚴憚之。自是片楮不敢及門。有年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以抑奔競。時無錫顧。竅成爲選郎。與有年意合。一時人情。莫不懔懔望治。居無何。以會推閣臣失。上旨有年杜小間。司官俱降雜職。有差。有年乞罷。因請宥司官。不

允是時閣臣亦上疏申救，終不聽已而又盡削諸司官籍。有年益哀鑿，稱病篤，疏凡十四上，乃得賜告歸。出都日行裝止一書一箇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故人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櫓，徙故址上，而前砌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欣冠潔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卒年六十有八，檢館中止銀三兩，幾無以殮，貸於姻戚，乃克襄事。評聞，詔賜祭二壇，遣有司治祭，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有年爲人廉直，細行必矜，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

明絕不肯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譽。然主在辨真僞尤重。
大節卒取有瑕玉砾，殊無耿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
前書，刻意古文辭，卽小札，無不經意者。宅兩經火，著述
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

青州府知府李汝致學道

李學道字汝致，東陽人。其先爲宋都監處耘，既下荆南，
以功名爲大官，徙居烏傷，再徙東陽之古堰里。父思明，
以任俠雄里闈，舉道獨子，不欲苦之。儒曰：「守吾故武足，
濟也。」適乃月晦從師受經，屢文有聲，補博士弟子，連舉

嘉靖辛酉壬戌上第釋褐丹陽令三年以治最冠江南
薦刻屢騰且內召而適以父艱歸奉餘財五六金不能
具喪事則開里塾授徒自給服除赴吏部選以未滿考
當再補邑而會有臺諫選楊尚書博夙聞道賢謂其屬
曰若丹陽李令者可待滿而後擢耶留拜江西道監察
御史尋按視中城中城狐鼠窟也涓人爭治室以居治
童牋倡索非分利道悉逐去之涓人固已心恨道而會
有內使許義挾刃擗入民家橫掠酒食財物者道捕笞
之然於獄未竟也諸涓思挾以甘心焉會朝罷出右城

門。羣涓微道而薈搏之。至敗。百裂裳不已。道猶叱言曰。
若徇黨。乃敢凌。天子之執法臣耶。御史大夫以下。俱
上疏論糾諸涓。時官府洶洶。莫遑爲勝輔。臣陰與柄內
樞者謀。而先發之。逮三首惡杖之百。發戍邊。餘九人各
杖六十。謫佃。孝陵然。猶調道郡職以兩解。尚書楊博
疏請留道。仍故御史歸里養病。不許。道嘆曰。我何惜惜。
因體耳。乃所遘際。逾於崔。發遠矣。遂得廬州之司理。無
何。擢南車駕主事。進職方郎中。擢知順德府。未上。而以
王母喪。承重歸服除。補山東青州府知府。道旣有鑑。直

名又精悍練事體青人已內嚴之道至取滯獄之積十
餘年者一讞而決悉得其伏情黜吏大猾脅息不敢爲
非然不專爲威拊以恩信懷俾之俗一變易歲之後訟
獄稀簡日垂簾坐肅而已會上有大婚選事下郡國
驅馳過剝感疾卒得年僅四十有七道有經濟大略材
器磊砢不凡亟用而亟不盡僅一見之郡邑稱循吏而
已官材者至今猶惜之道性狷介非其義一介不取自
奉澹泊至不能飽妻子而間有所施予領橐應之無吝
色也在丹陽時嘗雪一死獄其人夜懷千金以爲報道

欵然曰。吾向者惟知有冤。宣雪耳。不知有若也。若奚爲而德我。奈何以苞苴而玷污清白哉。鑿辨不受。其人泣拜而去。惜乎不假其年。以竟其才。鄉評以爲恨。其潔廉自克類如此。

秦州知州沈元明

子弘遠附

沈藻字元明。海鹽人家。貧力學舌耕。以養父母。門下士拾其唾者。握青紫如拾芥。而藻獨屢踏名場。無愠色。益力學。以自勵。至隆慶丁卯。始與賢書。明年成進士。釋褐秦州知州。甫下車。值歲旱。赤地千里。民之飢死者以澤。

重急發廪以賑不足捐俸勸分以益之明年大雨寶應
湖決菑色之民半克魚腹幕呼天而泣日某奉職無狀
以致上天降罰非身塞決隄何以謝咎乃布衣草屨日
奔走畚鍤間泥淳沒踝不恤也百姓感其誠頓忘飢疲
不旬日而隄成說者以比漢之王尊當是時水旱相仍
流離載道彼荷鋤者且艱於粒食而衿佩之士輒安所
得半菽而啖之然恭不忍獨飽也節縮金庚與諸士共
諸生無不奮起每月朔必詣學官謁先師進諸士於堂
校其行藝而上下之諸士無不欣然相告曰沈公我師

也。每公暇輒携酒內庭，行阡陌間，有勤於樹藝者，躬執酒以勞之。遇癟瘵則撫摩之如小兒，百姓亦無不欣然相告曰：「沈公我父也。」諸豪傑聞之，無不捐心去日，不可汚我沈公。諳舞文作弊者，亦無不洗心自矢。曰：「沈公仁君也，不可欺。」欺仁君者不祥，不暮年而罔固爲空，幾於卧理矣。顛性清簡重廉耻，而略禮文，計日受俸，不名一錢。諸縉紳以幣交者不受，亦不報。諸縉紳初疑其矯，而察之，真清也。時鹹使者爲同年生，念藤清苦，檄權知監榷事，官例所入使者，不無有剖腴之想，而藤殊不屑。

屑也。比至懸鉄趾之具於庭，一切以三尺從事。富商乃醵數千金以例進奉。大怒叱曰：「奈何汚我！」卽投檄歸。以是失使者望，遂誣署其考曰：「催科政拙，落聞之笑。」曰：「吾非拙於政，拙於貪耳。」竟拂袖歸。未幾，調河東陝西都轉鹽運司副使。乞身養親，遂不起。日出其所學，以訓諸子。仲弘遇以鄉進士官終鄆州知州。孟弘達不屑仕，以君陳之政施於家人，稱孝友無間。言先是，恭歸貧甚，於諸生時，確田數畝，無以供饋。粥陋屋一椽，不足蔽風雨。恭處之晏然。郡邑當事者重其品，時時造請，促膝終日。

語不及私。或當事者欲以私微覘藩，亦終日相對，不敢言退。未嘗不歎息曰：沈公不言私，猶可及也。使吾輩不敢爲沈公言私，不可及也。其清德爲人所服有如此。卒年五十有九，誥贈奉直大夫。

太子少詹事黃懋忠洪憲父綜子承玄附

黃洪憲字懋忠，秀水人。父綜，初官兵部主事，時同里有爲太宰者，觀綜祖址，喟以美官，綜屹不動，時人稱其勁。官終貴州憲副。居家以節儉聞，嘗訓諸子曰：「不大節者，不大廉；不薄享者，不厚餘。」故洪憲幼承家學，刻志讀書。

足不窺園者十餘年衣冠樣素不議者不知其爲貴家子也隆慶丁卯舉鄉試第一又三年舉南宮第二授中秘文章冠天下萬曆初江陵柄政以人望推憲分校禮闈欲屬其子憲不可江陵廷責之至聲色俱厲弗爲動後江陵敗人服其有待振癸未入閣校禮經尋預修會典國史直起居注乙酉主考福建戊子主考順天所接皆一時之譽天下誦其文歷秦坊庶子太子少詹事侍讀學士侍日講會忌者摘其所舉士文不中程遂乞歸日與故人門生讀書談道杜門郤輓又十餘年卒憲孺

謹辭厚生平不設城府至其取予嚴於一介初爲編修時使朝鮮歸止携圖書數卷諸宰醴廷實皆籍記遺譯者謝郤之朝鮮人爲立郤金亭北於許相公園故先以使事至者也獨其剛腸疾惡斷斷不少假借修部未必欲以試事中之爲愉快天下聞而寃之所著有皇明文獻朝鮮典志鑒坡制草學易詳說學詩多識碧山學士稿各若干卷子承玄弱冠舉丙戌進士起家水部員外郎有勞績官終福建巡撫以廉幹稱

項元淳字子南襄毅公忠之曾孫蘓州衛指揮使之子也生五歲而父鏞卒宗人有利其世官者嘗令人挾七首伏床下母黃心動搜得之命以屬吏元淳跪請曰死生命也且殺一人一人復至徒以重怨不如備耳母黃喜曰童子而有仁心吾無慮矣乃寄養他所而以餘貲萬三千金寄郡帑元淳長而授之無何而郡大飢母將歸所寄帑中金爲家人益釜庾之備元淳歎曰吾一家飽奈何坐視一郡之人飢乎乃詣白郡將郡將固蘇吏大詫曰此有司事童子何爲者因歸元淳金元淳

固讓廻糴穀以食餽者所全活無算母黃大喜曰始活一人而今活千萬人童子之仁心益廣矣今而後吾真無慮矣年十三補邑博弟子以高等授餼文譽日蜚三吳高才生無不歛衽下之曰項生射雕爭也先是襄毅以石城功廕一子世爵錦衣衛千戶尋以廷勑汪直不法事爲所中奪職歸并徙廬州衛指揮非法也至元津且三世矣嘉靖初有詔錄勞臣後自公侯以下撫排失職者皆得叙於是元津伏闕上書曰先臣忠從英廟北狩重趼自拔薦經驅使頗著勞績屬逆虜滿四盤

擗石城殺一伯三指揮全陝震動遂綴六師。旣行天訛
覩冒矢石以時削平。憲廟嘉悅予世官錦衣衛置諸
親臣之列。晉大司馬。憤巨璫汪直恣橫。首疏發奸罷其
西廠卒爲中傷鋗官於外逮臣父鏞二世以不得執就
關廷爲恨乞下所司覈實以彰公論。上覽書即日還
官元淳錦衣衛抑一階爲百戶尋轉千戶爲西司房理
刑時分宜子貴重用事意所不可輒屬錦衣中以法元
淳陰說其帥陸太保炳曰吾詭法以伸意是代彼受惡
名也。究且代彼受禍度能爭善不能爭莫若陰寬吾

法而徐以解其意。太保以爲然。言者多恃以全。而太保亦有聲。縉紳間分宜子故聞元津名。臣後精經術。思備以爲重。使人好語元津。卽少假太保。坐旦暮可至也。而淳默不應。而外父吳尚書鵬方秉銓。元津念欲別嫌違。以新安之後歸。錦衣號親臣。奉使者官校多不法。莫敢誰何。元津爲申約束。所至傳舍。秋毫不敢犯。識者以爲得體。旣畢事。或勸之行。元津曰。吾官如嚼蠟。無復餘味。且見輩相大長矣。不可以無教。不教之子。何以亢宗乎。自有所制。不可身自蹈之耳。蓋指分宜子。愚居無何。

宜子果敗富是時湖內士大夫不能自固者輒有濡足之患而元津獨翛然無累從容笑曰吾之一丘一壑過人遠矣遂大發其所藏書日夕課諸子不少休已謂大兒世芳曰若任執戰乎趣爲我入衛天子語小兒承芳曰若其畢我志則以厚幣走四方招置諸名士與承芳相切磋而承芳果成癸未進士官刑曹里中士大夫相顧語曰錦衣公教子之言驗矣項宗其益亢乎然元津不數數也居恒雅好賓客座上常滿中外親戚待之舉火者數十家計一歲所入隨手散施略盡坐是產日

落索中日益如洗而元淳行意自若或無以應則舉首仰視而不言諸子知其意密共營辦始津津色喜曰兒輩知吾心乎其天性好施如此生平無他嗜每笑人好丹鼎及依佛求福者惟是坦裹直腸絕不以機械猾其方寸故神明至老不衰素強無疾忽絕粒二十餘日止啜蕉羹一兩口遂翛然而逝若委蜕人言元淳不求仙而得仙之卒虛不信佛而得佛之解脫云卒年九十有二

通政司參議朱洪虞廷益

朱廷益字洪虞嘉善之武塘人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
丁丑登進士第授漳浦縣知縣下車問民疾苦計絕餉
遺歲不登捐俸糴粟徙跣郊垌手調粥糜以食俟者全
活無算亡何以救荒論列謫判連州稍遷嘉定縣知縣
其所以賑卹飢疫者功倍於漳三載不通家問丙戌擔
簮跨蹇上都門槩無所修贊治行第一且注銓曹而承
依二親不能北請南遂得禮部儀制司主事故事禮曹
郎宴享費出諸伶悉屏去之轉南遷司主事遷考功郎
請託不行少宰海公瑞曰朱君嶷嶷其中流之砥柱乎

下交爲同志友尋奉勅提督江西學政凡二載校士役
十三郡者再一日臨建武益王饋古器受而檄於學官
以備羽簫翌日以妃弟請不應諸豪貴不敢干人服其
公而嚴擢南光祿寺少卿晉大理寺丞時都御史李世
達侍郎趙用賢相繼去位上疏言老成當惜不報尋以
外艱歸服闋起南通政司參議署司事每黎明而訊兩
造時璫使橫行多所株逮江湖道梗上疏言小人蠱惑
萬乘騷動畿輔不報無何而以疾下卒年五十有五卒
之日鄉人檢其遺橐僅得銅錢數銖越葛一端而已廷

益天性孝友，甘毳先奉。二親出入，請命祭祀，躬自潤滑。
一稟古禮，待宗族友朋，多所賑貸。食無兼味，衣無重綉。
人有所請，曰某不敢。以子弟干人，可爲他人。請謁乎祖
父遺田，不增一畦。凡寸善片長之士，虛心引薦，不令人
知，不受人報。日行一善，局若成一人。所若有語錄若干
卷，詩百餘首，名曰清白遺稿，蓋言志也。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八終